

清·張海鵬輯

學津討原

廣陵書社



清・張海鵬
輯

學 津 討 原

4

廣
陵
書
社

第四冊 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

癸巳論語解十卷附四庫提要

(宋)張栻撰 一

道家哲學

道德指歸論六卷

(漢)嚴遵撰 一一七

古文參同契集解

八卷附彭曉周易參同契序、朱長春序、漢魏本王謨跋、余嘉錫提要辨證

(明)蔣一彪撰 一八一

真誥二十卷附晁公武真誥志略、胡玉縉四庫提要補正

(梁)陶宏景撰 三二三

雜家哲學

鵝冠子

三卷附柳宗元辯鵝冠子、韓愈讀鵝冠子、四庫提要、胡玉縉提要補正

(宋)陸佃注 四九九

郁離子二卷附徐一夔序、吳從善序

(明)劉基撰 五三五

癸巳論語解

癸巳論語解

哲學類 儒家哲學

癸巳論語解 十卷

宋張栻撰。是編成于乾道癸巳，因以爲名，考《朱子大全集》中有與栻商訂此書之語一百一十八條。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癸巳論語解十卷宋張栻撰其書成於乾道九年是年歲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論語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栻商訂此書之語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悉仍舊葉似乎所斷不合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反覆辨論至於二百餘言而後作論語集註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

癸巳論語解提要

照續開

栻說相同蓋講學之家於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啻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是非坦然共白不復回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以爲栻病且二十三條之外栻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釋始異而終同者更不必執文集舊案以朱子之說相難矣

癸巳論語解

南軒先生癸巳論語解自序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埽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蹟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始其始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者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

論語解序

照廣閣

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槩埽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力行有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本之立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攷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

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嘗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埽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杖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已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首焉乾道九年五月壬辰朔廣漢張

枋序

論語解序

照廣閣

癸巳論語解卷第一

南軒張拭撰

裔孫海鵬學試錄善真較讀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細繹浹洽於中也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細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浹洽於中故說說者油然而慊也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滋其樂孰尚焉

論語解卷一

照疏

樂比於說為發舒也雖然朋來固可樂而人不知亦不愠也蓋為仁在己豈與乎人之知與不知乎門人記此首章不如是則非所以為君子也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其為人也孝弟與孟子所言其為人也寡欲其為人也多欲立語同蓋言人之資質有孝弟者孝弟之人和順慈良自然鮮好犯上不好犯上況有悖理亂常

之事乎君子務本言君子之進德每務其本本立則其道生而不窮孝弟乃為仁之本蓋仁者無不愛也而莫先於事親從兄人能於此盡其心則夫仁民愛物皆由是而生焉故孝弟立則仁之道生未打本不立而末舉者也或以為由孝弟可以至於仁然則孝弟與仁為異體也失其旨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何謂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者其心如之何故為鮮矣仁若夫君子之修身謹於言辭容色之間

論語解卷一

照疏

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為人謀而有不忠處於己者不盡也與朋友交而不信施於彼者不實也傳而不習則無以有諸躬曾子以是三者自省焉可謂為己篤實之功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千乘之國猶言治千乘之國之道也敬事者事無小大一於敬也信者信於已也一作不節用者為之

癸巳論語解

制度也愛人者無往而不存其愛也使民以時愛人者之先務也於是五者之中敬事而信又其本也蓋敬與信不立則無適而可耳以是五者爲先王政之行斯有序而四達矣嗟乎爲治而不本於此則不得爲善治蓋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有此而後三代之法度可得而興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已切要之務行

論語解卷一

照曠明

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己者矣文謂文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爲本推而達之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賢賢而敬見於色事父母竭其力之所至事君不敢有其身交朋友而言有信是人也可謂忠信篤實者矣雖使其未學而其所行固學之事也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以所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務其本也此章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則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涵蓄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論語解卷一

四

照曠明

學以重爲先重者視聽言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故暴慢遠而德性尊其思必專其行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心易以入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字有力蓋斯須而不忠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也主乎忠信則立於實地德所以進也無友不如已者取友之道不但取其如己者又當友其勝己者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此取友之道也若友不如己者則足以情志而害德矣過則勿憚改見過則改也人

所以不能改過者以其憚之故勿憚則其改過也速矣夫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中所以制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非獨不忽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忘之謂久而篤之也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人之視效而作興其有不超於厚乎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也

論語解卷一

五

照曠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和順積中則英華發於外而況於聖人乎溫良恭儉讓聖人之德容見於接人之際者子貢亦可謂形容之至矣想當時之人望其儀形固已盎然悅服而況於聆其語言乎夫子之求之也其異乎人之求之與言在他人則求而得之在夫子則人自樂告不即人而人即之也雖然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

委國而授政於夫子者何與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卒不能授以政者則以夫私欲害之之故也程子曰溫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人子有不得行其志者志欲為之而有不得行焉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憂者亦可得而推矣父沒觀其行者首於其居喪之際而觀之也三年無改於

論語解卷一

六

照曠閣

父之道志哀而不暇他問也或曰如其非道之甚則亦待三年乎蓋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若悖理亂常之事則孝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害常之事也一木云舊說謂父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沒觀其行而繼述之又無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說文理為順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尹氏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癸巳論語解

禮主乎敬而其用則和有敬而後有和和者樂之所
生也禮樂必相須而成故禮以和爲貴先王之道以
此爲美小大由之而無不可行也然而有所不行者
以其知和之爲貴務於和而已不能以禮節之則其
弊也流故亦不可行也蓋爲禮而不和與夫和而無
節皆爲偏弊也禮樂分而言之則爲體爲用相須而
成合而言之則本一而已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

論語解卷一

七

禮記

信謂言信恭謂貌恭復謂其言可踐也言而不可復
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
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恭而過於實則適足以爲
招恥辱之道而非所以爲恭矣此皆徇於外而不近
於禮義之故也故信近於義則其言可復也恭近於
禮則遠於恥辱矣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則亦
可宗尚矣蓋以其務實循本而非慕其名以事於外
者也若夫安於禮義則此又不足以言之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

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於食與居而無求飽求安之意於事則敏所當行於
言則慎所以出又孜孜務就有道以求正則是人也
物欲不行而惟理之是趨耳斯不謂之好學乎然必
終之以就有道而正焉蓋世固有不徇物欲而勉於
言行者然其所學毫釐之差則其所謂敏者有非所
當敏而所謂慎者有非所當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矣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然後爲好學也正者言吾之
偏也同世而親其人異世而求之書皆爲就有道也

論語解卷一

八

禮記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
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

貧而諂富而驕是爲物欲所驅小人之爲也貧而無
諂富而無驕則免於惡矣然質美者或能之若夫樂
與好禮則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
子貢知其爲道學自修者之事故引切磋琢磨之詩
以對謂有其質必學以成之也可謂告往而知來者

矣如是而後可與言詩雖然安友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未足貴而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未可忽也居貧而有一毫求之之意處富而有一毫恃之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曰吾樂於好禮未之聞也必也無諂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又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有患人不己知之心則外馳而非爲己者矣夫學本爲何事而患人不己知乎其患不知人者以夫取

論語解卷一

九

照曠

友之差用人之失正以在己之未明故爾蓋所當用力者也

此篇列於魯論之首所記大抵皆欲學者略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乃聖人教人之大方從事於此則不差也其閒所載道千乘之國亦是言爲治之本務其本而後可以馴致成己成物一也學者宜深味此意不然貪高慕遠而卒無實地可據豈不殆哉

爲政篇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北辰謂之極者以其居中不遷而衆星所宗實其樞紐也德者所以爲民極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故修己而百姓安焉恭而天下平自三代以後爲治者皆出於智力之所爲而無復此味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篇美惡怨刺雖有不同而其言之發皆出於惻怛之公心而非有他也故思無邪一語可以蔽之

論語解卷一

十

照曠

學者學夫詩則有以識夫性情之正矣然學詩者非平心易氣反復涵泳之則亦莫能通其旨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德禮者治之本政刑非不用也然德立而禮行所謂政刑者蓋亦在德禮之中矣故其涵泳薰陶有以養民之心使却不善之爲恥而至於善道若其本不立而專事於刑政之末則民有苟免之意而不却不善之爲恥何以禁其非心乎後世之論治及於教者鮮

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章聖人身爲之度使學者知聖可學而至而學不可以躡等也夫志學者其本也譬諸水之區明水之一勺必有是本而巳焉曰志學者心存乎正而不他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而已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夫子固生知之聖而每以學知爲言者明修道之教以示人

論語解卷一

十一

照曠閣

也立者得於己而不失也不惑者理明義精無所疑也知天命者究極夫天之所爲也耳順者人乎耳者無不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勉不思而皆天則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無違謂無違於理也禮者理之所存也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致敬

而忠也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孝子之心則一而已存是心而見於節文者無不順所謂以禮也以孟懿子之不能問也故因樊遲之御以告之使懿子因聖人之言而有發則夫三家之所以養其親與所以葬所以祭者皆違理之甚者也其敢斯須而安之乎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舍有疾之外其他無以憂其親者則其一舉足一出言之不敢忘可知矣然而不幸而遇疾可也若所以衛養者不謹自取疾疾以貽

論語解卷一

十二

照曠閣

親憂則亦爲非孝而已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大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事親以敬爲本養而不知敬則但爲養而已是何以別乎以敬爲本則所以養者固亦在其敬之中矣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饒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記所謂愉色婉容者是已蓋非愛敬之至和順充積則形於外者不能常然也意者子夏於事親之

際猶或少此與游夏聖門高弟其於致養服勤益所
優爲故一則告之以敬一則告之以色難皆勉其所
未盡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同也不愚

不違如愚者心潛默識非言語之可形也一作潛心
默識無疑

之可退而察其私則亦足以發明斯道是夫子之所

言者顏子體之於日用之中而無間也此其請事斯
語之效歟善學者以身履之爲貴聖人之觀人亦效

其實有諸己者何如耳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

所以謂其所爲也卽其所爲者而視之其事善矣則

當觀其所從由之道果爲善乎爲利乎人固有同爲

一事而所發有善利之分者矣其所由者是則又當

察其所安者焉所安謂心之所主人固有一事所發

之善而平日之所存未必在是者矣觀詳於視而察

深於觀觀人之法亦盡於此矣然而在己者未明則

論語解卷一

三 照曠閑

亦何以察人乎若在己則當於存主處用功所安者
正道則所由者不差而其失鮮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故存其所已能者也知新進其所未及者也此雖

兩義而實相通惟能溫故是以知新也可以爲師者

言其溫故知新爲可師也程子曰如此處極要理會

若只認溫故知新可以爲人師則氣象窄狹矣學者

推此一端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意矣

子曰君子不器

論語解卷一

四 照曠閑

器者拘於一物凡人可以器言者皆以其才而論之

也器雖有小大然其爲拘於才而有限則一也若君

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

力行所至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

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

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爲

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

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閒矣學者宜深察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閒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
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
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
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昵皆私情
耳所謂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者學乎其也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

論語解卷一

五

照曠閣

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
其理之所以然也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
危殆不安矣二者不可不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
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
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如攻木之攻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君子弗爲即此意也

一本作異端之說非無可喜惟其偏蔽一或攻之則害於

心術而或解此章攻如攻伐之攻以爲惡異端而力

攻之適足以自敝夫將以正人心則異端之攻亦有
不得而已者然君子貴於反經而已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路勇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閒容有察之未精者故
夫子語之以知之之道蓋於其所能知與其所未知
者皆能察其實而無自欺非心平氣和守約務實者
莫之能也於此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其不知者
亦終將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不然
強以不知爲知是則終身不知而已

論語解卷一

五

照曠閣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問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
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之學于祿豈若世之人慕夫寵利者哉亦曰士
而祿仕其常理耳夫子獨告之以得祿之道謂在我
者謹於言行而寡尤尤悔則固得祿之道夫謹言行
者非期於得祿也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其中矣辭
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告之以士不可以求祿則理
有所未盡而亦非長善救失之方也子張於道少淺
潛緝密之功或以爲難能而未仁或以爲堂堂而難

與並爲仁蓋可見也故夫子告之以闕疑闕殆又曰
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若是其謹矣而猶於尤悔曰寡
焉則所以約之者深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之時強臣擅命民幾不知有公室矣患民之不
服而問焉亦有激而然也夫子之告之者雖爲哀公
而言其實先王所以得民心者不越是也蓋善善而
惡惡乃兆民之彝性在上者舉錯得義則莫不益然

論語解卷一

七

照曠閣

而誠服蓋有以順其彝故也不然則將憫然而不服
以拂其性故耳使哀公而明此義則君子聚於朝人
心一於下何畏乎強臣而何患公室之不競哉雖然
在上者焉知枉直而舉錯之亦曰公其心而已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古之治天下者修之吾身而已耳夫臨民以莊孝於
親慈於下善者舉之不能者教之此皆在我所當爲
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臨之以莊而民

敬心生孝慈而民忠於已舉善教不能而民感悅以
勸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則修之吾身豈不至約
乎季康子不知自反而望於民者深而有是問夫子
以正理告之耳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惟孝友于兄弟孝於親則必友于兄弟也孝友篤於
家則其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然則雖不爲政而在
家庭之間躬行孝友之行爲政之道固在是矣何待

論語解卷一

六

照曠閣

夫爲政哉蓋或者勉夫子以爲政之事而夫子告之
以爲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夫大車無輓小車無輓其何
以行之哉

車無輓輒則無以行人而無信則亦不可行也信者
以實之謂言以實則其言爲有據行以實則其行爲
可常不然則無所憑依妄而已矣此與雖州里行乎
哉之行同意夫學者信以爲本則德可進業可廣若
不務信其言行而徒慕高遠終不可行而已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三王之禮各因前世而損益之蓋曰隨時循理而已以殷周已驗之迹而推之則夫百王繼承損益之常道蓋可得而知矣若夫自蘇秦氏廢先王之典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當盡變革之然其所為變革者亦不過因其時而損益三代之禮云耳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

論語解卷一

九 照噴閣

其寡過矣乎此亦雖百世可知也一本云三王之禮各因前世而損益之其所因者五典五禮之大綱也其損益者見於節月文質之隨時也以殷周已驗之迹而推之則夫百王繼承損益之常道蓋不可得而易此矣後有作者欲法先王之善治則先立大綱而所謂損益者隨時以制其宜焉則亦何遠之有謂之百世可知者不亦信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詬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祀典自天子至於庶人祭各有其分不可紊也蓋有是理則有是鬼神故於所當祭而祭則其鬼享若無是理則亦無是鬼神也而祭何為哉是徒為詬而已見其義之不安則當速止耳而不能止者狃於習俗

故也雖然是特其見義之未明耳使其了然於鬼神之情狀則其於義之所在有為之而莫禦者矣

癸巳論語解卷第一

論語解卷一

十

照噴閣

癸巳論語解卷第二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是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佾之用八著見於目者也雍之詩天子與相之言著

論語解卷二

照曠閣

聞於耳者也是二者皆不待究其義而可知猶且安焉則凡僭亂之事何所不可爲也程子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於此著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無乎不在而其理則著於人心人仁則禮樂之用興矣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害於理矣周之末世其弊蓋如此林放獨能以禮之本爲問亦可謂得所問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爲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者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言禮而又言喪所以深示其本也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莅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

論語解卷二

照曠閣

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爲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義之所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惜矣此春秋之所爲作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蓋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也謂神其聽之乎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辭氣不迫而鬼神之理亦可得而推矣或疑季氏雖天子之禮樂亦且僭之何有

於諸侯而孔子欲救之意者當冉有爲家臣之時初有旅泰山之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爲之兆而冉有蓋不能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爭生於有已君子克己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己而觀德耳揖讓而後升去位而舉爵其雍容辭遜自反而下人之意蓋如此然則其爭也君子乎於射而不爭則他可知矣

論語解卷二

照曠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質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爲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子貢子夏或有所興起而得之於詩或誦詩而

有以感發吾之至意皆替爲詩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文謂典章獻謂故老之賢者杞宋在當時是二者皆有所不足故於稽攷咨詢有闕焉則夫二代之禮聖人雖能言其意而度數節文之實蓋有不得而徵者矣無徵不信是以聖人或闕焉夫以聖人之生知而學至於前代制作之原固已默識而無餘矣然至於事爲之著必攷文獻於故國有所不足又從而闕之

論語解卷二

四 照曠閣

其問禮於老聃問官名於郊子及史之闕文皆是意也非惟至誠無息不自有其聖智而於制作之實文理密察又如此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者天子之大祭祫者諸侯之大祭魯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以祭位與時俱不稱則爲無是鬼神矣灌者求神之始夫子謂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既無是鬼神則其節文雖多亦妄而已或以爲於始祭之時精意不至則其餘不足觀此意雖美然聖人不他言